

5426
53

有关海瑞的史料

(内部参考)

南京图书馆 編印
江苏省文联资料室

1965年12月



2 038 0877 2

編輯說明

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目前正在我省学术界、文艺界逐步展开。对海瑞这个人的评价，是讨论中时时接触到的问题。

为了便于大家进行讨论，我们从明、清历史文献中，收集了一些有关海瑞历史生活以及当时阶级情况的资料，辑成一个专集，供有关同志参考。我们过去对海瑞及其时代缺乏研究，又由于时间仓猝，收集得是很不完备的，讹舛的地方恐也难免。请读者指正。

編者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目 录

編輯说明

前人对海瑞的论述

明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	1
明李贽《续藏书》卷二十三·····	12
明过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一百十二·····	15
明何乔远《名山藏·臣林記》嘉靖臣六·····	18
明黃秉石《海忠介公传》·····	27
明尹守衡《明史窃》卷六十·····	54
《明史》卷二百二十六·····	59
明范濂《云間据目抄》卷二《記风俗》·····	64
明于慎行《谷山笔塵》卷五·····	64
明涂山《明政統宗》卷二十八·····	65
明丁元荐《西山日記》卷上《日課》·····	67
（附）明唐鶴征《皇明輔世編》卷五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七·····	68
明李乐《见聞杂紀》卷二·····	69
明周暉《金陵瑣事》卷一·····	69
明周暉《金陵瑣事续編》卷下·····	70
明沈德符《野获編》卷二十一·····	71

明沈德符《野获編》卷二十二·····	72
(附)隆庆实录卷四十二	
盛枫《嘉禾征献录》卷三十四	
明沈德符《野获編》补遺卷三·····	76
(附)万历实录卷一百七十三	
明朱国禎《涌幢小品》卷九、卷二十·····	78
明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卷三十五·····	79
明黄景昉《国史唯疑》卷八·····	79
明谈迁《国榷》卷六十六、卷七十三·····	80
明谈迁《枣林杂俎》和集·····	81
清屈大均《广东新語》卷九·····	81
明吳履震《五茸志逸随笔》卷八·····	82
清章有謨《景船斋杂記》卷上·····	83
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二·····	83
清梁紹壬《两般秋雨盒随笔》卷三·····	84
清康熙《松江府志》卷五十四《遺事》下·····	84
清咸丰《琼山县志》卷十九·····	85
清同治《南平县志》卷六·····	85
清光緒《淳安县志》卷六·····	86
 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三、十四·····	87
明张萱《西园聞见录》卷十一·····	88
明张萱《疑耀》卷二·····	89
明谈迁《国榷》卷六十四、卷六十六·····	90
清张岱《石匱书》卷一百六十三·····	91
清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五下·····	91
清徐开任《明名臣言行录》卷六十七·····	92

清汪有典《史外》卷三·····	92
清张尚瑗论海瑞·····	93
《明鉴》卷十八·····	93
清朱鈞《二十四史论新編》卷二十三《明紀》·····	95

明中叶阶级斗争及有关经济剥削史料

明嘉靖后期至万历前期全国地区阶级斗争动态表·····	96
明嘉靖末期至万历初期江南地区史事簡表 ·····	109
关于土地分配和負担严重不均的史料 ·····	116
关于田賦、徭役越来越繁重的史料 ·····	121
关于一条鞭法推行经过情形的史料 ·····	129
关于清丈田地和均賦的史料 ·····	137
关于投献、退田、贖田的史料 ·····	141
有关海瑞的旧小说、戏剧、弹詞目 ·····	146

明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狀》

嗚呼！公正氣直節，獨行敢言，業已簡在帝心，昭于國史，即愚夫稚子，俱能道之，安所事狀？顧有隱衷微行，足以師世范俗，而或出于士人所不盡睹記者。不佞龍忝在戚末，事左右最久，親炙最真，寧獨忍不搦管詳之，而令泯沒為！公諱瑞，字汝賢，其上世以來未詳，在國初，以軍功世廣州卫指揮某者，隸籍番禺，今為番禺人。洪武十六年，答兒從軍海南，著姓于琼，遂為琼山人。不再傳而族氏蕃衍，明經紛起，有諱寬者，以經行聞，領鄉荐，知閩中縣事，即公大父也。寬從子澄，登成化十一年進士，為御史。又有諱淵、諱鵬、諱近，皆舉于鄉，俱名賢。有諱瀚，系廩生，瀚即公父也，以公貴，贈承德郎、尚寶司丞，加贈中憲大夫，南通政司右通政。母謝氏，封太安人，加封太恭人。贈公警敏豪蕩，不治生產，公甫四齡而贈公捐館。太恭人年方二十有八，矢志勵節，日夜與公偕寢處，口授《孝經》、《學》、《庸》諸書。長就外傳，為訪擇嚴明師托之。其貞一不渝似《栢舟》，而慈訓孚翼，則有斷杼和丸之風。故公嘗自謂：“勉自修飭若非沖年背父者，母氏之力為多。”然公立志之堅，任道之勇，則故其天性然也。公生而頤秀挺拔，風神迥異，稍知識，直欲學做聖賢。而紛紛世態，皆無當于心。以聖賢教人，千言萬語，只是欲人識其真心。率其真而明目張胆，終身行之，卓然不牽于俗者，聖賢也。昧其真而餽其浩然之氣，不免與俗相為浮沉者，鄉原也，非聖賢也。今天下惟鄉原之教，入人最深。世俗群然稱僻性，稱太過者，多是中行之士。而所稱賢士大夫善處

世者，或不免乡原之为。乡原去大奸恶不甚远。今人不为大恶，必为乡原。而孟子功不在禹下，当以恶乡原为第一。公盖囊括叔季人情物态，尽于乡原一言。故其平生所学，惟务识真，必为圣贤，不为乡原，力破夫无害从俗之说，猎较受赐之说，仕不为道为贫之说。以为此皆圣贤偶有为而言，今纷纷为俗夫庸人借口，岂不大谬！居恒著《严师教戒》，召神立腔子下，誨之曰：“瑞乎，女知女之托形于天地間者乎？天付完节，女須完之。毋宫室妻妾动心；毋恂恂易操；毋财帛世界，而中流不砥；毋对人語雄，而愧影愧衾；毋质冕裳、参狐貉，而有媚心耻心；毋疚中而气馁；毋矜能而諱匿；毋自許穷天地亘古今而不顧者，而終或不然。有一于此，不如遄死。”公执此以往，終身誦之。自謂圣人复起，不能易也。然犹见时之人，紛然举俗说以逃，惧夫紆节少徇，竟亦天地不肖子。于是复撰《客位告辞》，与同志者共砥淬，而自号曰刚峯，以代箴儆云。乃若屋室之間，人所忽易，公独謂：“于此不謹，性命之理即为之壅闕而不流，君子造端之道謂何。”以故位內位外，刑家肅然，一切男女仆役，至老死不逾閭闔相往来。处伯仲嫺嫺，恂恂怡怡，而坐立跪拜，則惟礼是嫺。有从子鵬，与公年相埒，同鉛槧，同寢食起居，又同上春官，然言必名，事必稟，毋敢几微嫺狎。司徒郎二溪杨公于乡为先达，年最长而于公之門为姪婿，相见間，公才弱冠，必持叔丈礼，不以长故貴故稍假。在郡庠时，独与一二同志辨学明古，即郡博且严敬，不敢問饋遺常例。琼人士称为道学先生，相率师事。公惕然，为作訓说以詔之曰：“今之学者，决状元进士于科第，人恒壮之。此学奚自而来，圣贤以识真海人，其说备在方冊。惟潛心玩味而踊跃于諷咏，时举仲由之不恥緇袍，孟子藐大人，伯夷之敢于非圣，服之心胸，往来不置，或者充养有机耳。”其程文艺，則曰：“文不过如画师之写

神者耳。窮一生讀書作文，而于國家身心毫無補益，何異宋人所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者乎？”故公之用心，匪特恥為聲詩，即古今文詞，要以闡發性靈而止。雖不稟古則而自成一派，大率如其人云。嘉靖二十五年丙午，督學林公始刮目公文，已廉其行誼，大加獎賞。適有所出婦許訟公，且誣裝資。林公詰問，以出妻令其可嫁為對。至所誣裝俱不辨，惟稱貸倍償而已。林公益重之。己酉，督學蔡公繼至，試題有“不曰白乎”之句，手公卷珍玩移時，因詢知公微隱事，嘆曰：“茲所謂涅而不緇者非耶？”是歲，公舉廣東鄉試，甫應癸丑一科會試不第，而當四十強仕，即毅然自決曰：“士君子由科目奮迹，皆得行志，奚必制科？”遂就教。而瓊方平剿黎岐，安戢未定。公始舉于鄉，所答平黎策問，嘗有開道立縣之議。得者已才公經濟，至是伏闕上書，復申前說，其略曰：“瓊之黎，自弘治十四年迄嘉靖二十年、二十九年，凡三大舉矣。臣嘗以為弘治間開道立縣，可无嘉靖間兩次大征。即今大征後開道立縣，可无岁岁雕剿，年年守戍。”聞者睦之。已下兵部議，復獻圖說計便宜，灿若指掌，而議竟寢。已授南平學教諭，始至，申諭曰：“教官非塾師比，職欽承明命，請以嚴師自處。諸弟子有一日之雅，當以從令自盡。”乃首揭朱子白鹿洞五規、輔漢卿會粹六事，并摘鄉原忠信廉潔之似，孟子不見諸侯之守，孔子申根剛者之辨，反復啟迪，以發其真心，作其浩氣。毋論諸生誦讀升散，必宿号舍，即其家冠婚諸事，亦稟請循禮而行，毋論行檢，大節所系，乃兢惕，即減年微細，亦曰即此已陷于不誠不一之地，更學何事。相見拜揖外，不許更持一貨物進，而參謁礼仪，斷斷執會典宪綱，力以其身為标幟。明倫堂不踞，道傍不踞，迎送郭門不出，上官至，一見後不復同有司作三日揖。郡守諸大夫視學升堂，教官謁，左右踞，公居中挺立，諸大夫色艱，語侵曰：“安所得山字笔

架来？”盖指公也。公志在行道，而一人官区区礼节不见諒，謂此闕陷世界，何能有济，遂告休。郡丞某志公甚，欲听去。太守某独愧悔曰：“彼所执竟是，吾誤也。”时大司空朱鎮山公为閩学宪，聞之，取赴正学书院修书。公力求去，鎮山公慰留曰：“平生所学謂何？所出謂何？只爭一跬耶？”公乃留。按院至延，率諸生候郭門，有分守道某先进，见公长揖不跪而誰之，侍者以海教官对，随令侍者物色公接按院作何状。已按院进，公礼如前。分守道聞之吐舌曰：“今世有若教官耶！”夫会典宪纲故事皆废格，而独創举于公，虽若不无駭迂，而理有同然，則固更相叹服，謂当于古人中求焉。用是抗顏于南平，四余年所如一日。而守相台察以上，咸鉴涵之矣。閩中苦驛传，不命有司而独檄公酌议。公謂：“驛递之疲，千疮百孔，尽由近年关文冒濫所致。今当一切裁其不合法例者，而复国初五馬三驴之法，此为上策。乃若因职級崇卑以为应付多寡，而借关不行，中策也。禁止迎送劳扰，而就中稍为調停节减，以求諧俗，下策也。”盖中策下策，公已謂非国初之旧，然皆救时急务，故特举之以為閩計，明裁革必可行乎！而公之由县令以至巡撫，則固从上策矣。戊午春，擢知淳安县事。一履境，睹痛苦万状，詢所以，叹曰：“天下事都被秀才官做坏了，岂直不才貪残，剝充囊橐，即賢者亦乡原正道，交战胸中，穷竭膏脂，博交延譽，乃輒归咎朝廷，征賦煩不可为，何也！征賦即煩，各有定額，去什一未远，而額外无名可省不省，朝廷为之，抑諸臣为之耶？”于是申飭所行事宜，而先为明其意若曰：“知县，知一县事也，上而朝廷吾父母，中而撫按藩臬僚属使客乡士夫吾长兄弟，下而吏书里老百姓人等吾子姓，遇之各有正道。若謂止可洁己不可洁人。洁人生謗，謂凡所行不可认真，认真生怨取祸。不顾朝廷之背否，而以乡原之道待其身；以乡原之道待吾子姓吾长兄

弟，浮沉取名，窃取官爵，非知县也。”而丞、而尉、而师儒、而里老、而生员、而吏胥，为各申飭。谓：“自吏胥而上，谁不身任民物之责，与有民社之寄，独奈何自营私为也。”即其所宜，著为法令。名曰《淳安政事》。盖自信其粹乎圣贤中正之道，我祖宗颁行画一之制，相与执守之。其自奉也，俸薪外丝毫不侵。虽家僮亦令樵采。庭甚清闲，吏书无事，亦听其从农从商。里甲，故用银，每丁至四五两，公只征二钱有奇。百凡用度，取足于是。至上官檄县取金饋境内士夫，旧多委曲应之。公惟于其贖鍰内理焉，有则送，无则已。撫按出，例阴遺其吏书，谓无此则祸且至。公独曰：“充军死罪，宁甘受，安可为此穿窬举动耶？”津要知厚有饋問，外官入京有交际，谓要做官不得不如是。公独曰：“尽天下而不为上官之赂也，岂尽不迂！又尽天下而惟上官之赂也，岂尽不黜！安可自以其身甘沟壑也！”淳故多淫祠，社学独缺，公毀祠宇以为社学，欲尽如洪武六年令乃止。而作兴士予以道义，不以势利，問有援例上粟，必諭之归于正焉。維时都御史鄢氏，挾权相总制八省鹺政。威焰赫甚，其子过淳安索夫馬不与，怒捉輿台，非理凌虐，甚至倒而悬之。公不顾。密执鄢关防詐伪中所云，申文得鄢批，悉捕按如法。先是鄢宪令巡历所至，务为节省，而其实不然。大率有司皆穷极淫靡以事之。动費千百。計程只一日当至严。严守相戒，盛为供具以待，公独上稟帖曰：“傳聞所至与宪牌异。欲从宪牌則惧招尤，欲从傳聞則恐違宪。下邑疲敝，未知所从。”鄢匿稟帖，署口“照宪牌行”，然迂道去，不过严矣。严守聞鄢且至而中止，疑之，已知公具稟之故，慮祸且不測。盛怒待公入见，輒踞坐击案曰：“几大官，敢尔！”詈不停口，公惟斂容长跪，无一語辨，气稍平，起揖而退，亦无后言。迨鄢事竣。严諸官故无害。太守见謝曰：“好了淳安百姓，难为汝，难为汝。”然鄢虽愧屈公而阴

嗾其私人袁巡鯤曰：“不驅海疆項，何以持風宪体乎？”袁既受頤使而按淳，又見公迎送不远，供应不隆，有所鈎付不唯唯應，諍曰：“汝即欲學府官樣？还未！还未！”已而公給由申呈，駁云：“方呈給由，已為升任之狀，不准考”竟論。然公無事可指摘，尋有通判嘉興之命，又以袁論之故，仍以原職改調。公听調赴部，朱鎮山公貳銓曹矣，隆冬盛寒，公見猶服絲且敵。朱公曰：“即貧不能制一官服耶？”公始易一黃石絹。朱公為言公清望于豕牢嚴公，而其鄰邑興國适缺令，遂改公補之。公抵任，察地瘠民貧，歲征不滿什之伍，弊在浮糧。乃條八事，上南贛都御史吳堯山公，次第請行，而獨急清丈。清丈甫畢。而報升戶部云南司主事。蓋鎮山公力也。公將赴部，太恭人怯北寒，思歸亟，不得已，發王恭人携二男三女扶侍以歸，而輕身挾二仆北上。既視事日，見肅皇帝晚年玄修，大小臣工，率勉強道服將事，乃慷慨上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以明臣職。蓋為身家心與俱心合，臣職所以不明。求長生心與惑心合，君道所以不正。故以堯、舜、禹、湯、文、武之治責君，欲洗數十年君道之誤；以皋、夔、稷、契之輔責臣，欲洗數十年阿君之恥。其間批鱗逆耳，侃侃數千余言，自許于有犯无隱之义。國史蓋詳載之。公是疏出，一日而直聲震天下。上自九重，下及薄海內外。无不知有所謂海主事也者。疏始入即訪同鄉庶吉士王先生于玉堂公署，相見間自分必死，首以后事為托。詢其所由，袖中出奏草一通，人方危公，而公且談笑自若。至所遺后事，惟白金二十兩，曰：“死于尔乎殯，还我首丘足矣。”已而对酒論文，談古今治亂興衰之故甚悉，至語及士大夫立身行己，惟以事事認真，集义养气為主。徐而曰：“今之匡國者只一味甘草，處世者只兩字乡愿，治古之盛，何由而見？”語畢，从容赴朝房席藁待罪，鼎鑊自甘，絕无凡微可怜之色。王先生者。即今宮詹忠

銘公，故嘗爲予言之。嗟夫！死生之際亦大矣，而公就義從容若此，豈市直沽名倖幸于一試者哉！疏入爲乙丑冬十二月，逾年丙寅，數月不下，時有厂衛人在公左右，值食息暨所如往，而公則終日子孑然，無所顧畏。上方憤懣。一日忽下公詔獄論死，中外相顧失色。而會尙寶何公爲司務，時上疏力救公，亦几死。然竊聞公疏入時，上創覽，怒甚，抵其章于地，已復取置御案，日再三讀，爲感動太息，稱有比干之忠。又密諭輔臣華亭公云：“今人心之恨不新其政，此物可見也，他說的都是。”語在華亭集中。然則肅皇帝曷嘗有死公之心哉！讞獄呈上，而竟留中，意亦以淵矣。臘月几望，肅皇上賓，庄皇踐祚，首奉遺詔出公于獄，復原職，尋改兵部武庫司主事。丁卯改元，晉丞尙寶，四月丞大理右，七月轉左，適有波羅之役，奉使回省，公遵令用行出使禮，三司諸公率以多官忽之，而公自處甚峻。學宪羅公，尤相齟齬。至以私鄰沮太恭人旌節事，公亦不爲之屈。十一月升南京右通政，復迎太恭人就養，而王恭人始偕來。己巳春正月。改通政司右通政，提督營黃，六月升右僉都御史，奉敕總督糧儲，巡撫應天。撫故與按并彈壓一方，欲有規畫，必衡鶩后行。公則謂撫按各有專責，不得越俎相侵，乃獨以昔所爲教南平者，令淳安者，令興國者，稍加潤色擴充，爲督撫先約。意蓋主于斥黜貪墨，搏擊豪強，矯正浮淫，厘正宿弊。令既布，嚴乎烈日秋霜，風物頓易，郡邑吏凜凜兢飭，若非往日人，隄者則望風解印綬去，權豪勢宦，斂手屏息，至移他省避之。有顯者緒其門第以居，聞公明日將至，一夜遂易而黜。監造中貴某，素驕橫侈縱，出入肩輿八人，馳從甚都，一見公即內愧貶損，不能自安，所用肩輿人遂減其半。吳故有淞江，匯震澤入海，瀕江田畝灌溉宏多，已被潮嚙淤爲陸。議浚者屢，迄無就。民有謠惟是海龍王始開得耳。至是公議開，實應

民謠。而按院某者。先是惡公壓己，每事不与之商議，乃于此舉，故為相左，且欲按劍尋其後。公不顧，毅然獨以身任之，措處公羨，召募丁作，乘輕舸往來江上，督畚鍤，不旬月報竣，計費甚省，且役成而民不知勞。按院某驚訝竊嘆曰：“萬世功被他成了！”至今姑蘇民無不德之。獨以公在任不久，未及大究其施為憾焉。江以南貧富相傾，弱者率投獻田地豪家，以為奸利。而仕宦瘠苦之狀接于目，侵占吞奪之訟聚于庭。公氣勃勃，下令受獻者悉退還，或許贖。即恩厚如華亭相公家，亦又勸其退田不已，蓋公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卒坏而不復，惟有亟奪富民田一言，至于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下下策矣，然猶井田遺意。”故其兩制疲邑，皆用清丈。茲又令獻鬻還贖，意亦仁哉。顧勢豪沿襲，腹誹唇稽，竟以奪富民田中公，而舒、戴給事章交至，解撫事，專督南京糧儲。方巡撫候代而糧儲裁革，實以計去公也。公以庚午四月回籍，閉門却掃，為終焉計。自始仕至此十八年，所祿入僅買居第一區，值一百二十金，祖田十畝外無益。惟萬曆乙亥，治太恭人葬事，兵先陳公助賻金，始斥置墓田數畝耳。居恒稱不給，而交際所入，輒周戚里貧乏，未嘗自私。邦大夫戈戟相屬，謠民瘼，問行政得失，必纏纏為正言之。恥面諛亦罔及其私。曾有吏書算田畝，陰為公減一畝八分，公清出，不謂其厚已，必鳴面正之。山水諸癖一無好，而惟喜讀書，其所著述如《泰伯》等論，多破除俗謬，而猶喜引進後學，家居十余年，日為課藝文說經義，或餒困，時以手撐腹，言無倦厭。即相送出門，猶立談移晷也。平生大有用世志，嘗讀《嚴子陵傳》，至橫足帝腹事，嘆曰：“吾人一身備萬物之理，則當以萬物一體為己任。士君子出處何常，視所遇何如耳。有若如此，安忍負之乎？”歸未几，而荐者踵至。都諫雒涇坡等會荐，有“忠貫日月”之語。而吏部具

覆，奉命：“遇有員缺，相应酌量起用。”逾年万历改元癸酉，又奉命：“遇有两京清散員缺推补”，时盖籍籍望公起矣。嗣是御史若詹、若龔、若梅、若王，都御史若郭，給事若王，各具疏荐，而最后甲申冬十二月，邓按院純吾报命荐如会荐然。上曰：“海瑞既屡经荐举，查有相应員缺，即起用。”不逾月，推通政司左通政。上又曰：“再查相应員缺起他。”逾年乙酉正月，起僉南台都御史，未至，以为南吏部右侍郎。举朝搢紳，无不羨主上特达之知。而海内聞公起，亦誰不举乎加額，独惜其起稍迟莫，盖公是时年已七十有二矣。公以三月聞命，即束装就道。或劝公盍姑辞諸，公則謂：“主上行特达之知，臣子不可无特达之报。区区虚表，奚取焉！”遂启行，自琼台至峴岡家仆皆徒步，有一小僮，亦只携附前輿，不輿馬。又自五羊至上新，惟坐一小船，寂寂过，多无知者。五月履任，冢宰丘月林公未到，公署部事，见兵馬司票取坊上人办公宴百物，又见該坊送各衙門取应票共三百余紙，叹曰：“夫以五城之人，当一京千百官出入用度之扰，誠难而苦矣。吏部既长六曹，安可不念先百姓。”遂张示禁革。故办事官吏，有輸銀公費，并新任有賀礼，一切革。尝思念方今主圣臣良，千載一时，而吏治民风犹如先日。因疏引骸骨，并陈一日治安要机。謂欲安百姓先守令，欲督守令先司道，欲督司道先撫按，而致望于閣部諸大臣，归本于君身，治安之要，誠无易此。顾独憤貪殘滿載，论劾不止者。盖起于改枉法贓八十貫絞律，而从杂犯，准徒許贖，非重刑决不能惩，以故援霍文敏請复枉法律疏，而因及国初尙有剥皮囊草，特以明其言必可信，而观者不察，遂謂欲复剥皮令焉。且历举今政以責难于君曰：“愿皇上以茅茨土阶之心居九重金闕，持智者行所，无事之术御一日万几。见尧、舜毋见天子。意眞語切，而近于懇，即帝心亦且难之。盖疏上为甲申二月，而是时則

又有南京右都御史命矣。公用世極銳，上用公亦極銳，浹歲三遷，咸屬眷眷。自此疏一出，忌信參焉，而梅、房御史遂凭借雌黃，房則大肆詆擊，公質不勝房，惟是彭君遵古、諸君壽賢、顧君允成三進士疏申救，乃足以發揚正氣而培植善人耳。公于時雖拜命履都御史任，而歸志已決，屢疏乞骸骨。第國是未淆，主眷未衰，火甲、夫差，方題議未定。時且大計，故遲遲焉。大計苦于愛憎叢煩，是非難一。公獨與冢宰李公，秉公持正，毋縱毋苛，眾咸服之。至于火甲，止為地防守，原無雜差。今則一京千百其官，率于茲焉取用，雖節題革亦竟廢，公乃一正之于官民界限，使官不侵民，民不病官。總之為簡可照煩一冊，使上以稽下，下以應上，留都民若弛重負，出湯火矣。而公意猶以未盡如京師為歎云。比夫議既定，歸志益決，貽不佞龍書曰：“七十有四非做官時節，況天下事只如此而已，不去何為？”龍復曰：“此兩語足以決去就矣。”蓋六乞骸不得允，竟以丁亥冬之十月有四日，卒于留都。慟哉！卒之前三日，兵部送柴薪多耗七錢，猶扣回。病不藥，臨危，男仆猶不入內，无一語及身后事，獨抱眞純以還。檢篋內僅祿金一百五十一兩，綾、綢、葛各一、微都御史王公麟泉率諸御史損金治具，何以歸乎？子姓兄弟，既无一在側，虽有二媵四仆，又愚弱不任。而更衣、沐浴、含斂，悉都御史王公，左右襄治則諸御史。噫嘻！公何以得此于諸公哉？南京諸搢紳見公卒，相顧悼曰：“天不佑善，俾正人氣奪。”百姓奔相告，扶服悲号，若喪慈母。十一月六日訃至，亡論識不識，更相悼曰：“安得復見若人？”上聞，为之咨嗟纏側。申命秩宗考典禮，祭八壇，水衡致金錢庇電窰，遣行人許君子偉往治葬。太宰議贈官，加太子少保，太史易名諡忠介。蓋上之篤念直臣，恩厚如是哉！公生于正德甲戌十二月念之七日，享年七十有四。配王氏，封安人，繼封恭人。前娶許氏，生二女，出。

后娶潘氏，不越月亦出。側室二，丘氏、韓氏。人之口實公者謂公此處認真太過，至六娶七娶。不知公娶惟三而慎選，輒易則側室。其出其死，抑亦所遭不幸，乃其中尙有人不能堪者，而公且安之也。子男二，長中砥，次中亮，皆王恭人出。一十一歲，一九歲以公在獄時殤逝。晚又生一子中期，丘側室出，三歲而殤。從弟珣，有仲子中適倫序應繼公，雖未立，而起官時屬以家，則繼者必此子也。女三，長適蓮塘張筠，次適林知縣子林岳，皆許出，三適郡學生周維誠，王恭人出。嗚呼！公之出處生死，其關於國家氣運，吾不敢知，其學士大夫之愛憎疑信，吾亦不敢知，第以公之微而家食燕私，顯而蒞官立朝，質諸其所著《嚴師教誡》，一一契券，無毫髮假，孔子所謂強哉矯，而孟子所謂大丈夫乎！古今一眞男子也。論者概其性甘淡薄，有采薇之風；天挺忠貞，有扣馬之節，謂道似伯夷信矣。然其視斯民由己飢寒，恥厥辟不爲堯舜！言動必則古昔，稱先王，蒞官必守祖宗成憲，挫折不磨，鼎鑊不避，即伊尹奚讓？望之如泰山壁立，就之如春風太和，接談無疾言，無遽色，臨難無郁氣，無忿容，捶楚子弟，撻臧獲，亦不見其厲色嚴聲，即柳下惠奚加？特其質多由于天植，學未進于時中，任事不無或過，而隘與不恭，蓋亦有焉。嗟夫！公所蒞威口碑戶祝，所至爭道塞途瞻望之，處留都時，有不識姓名遠方老者，求供帚除一月兩月去，又有相率求貌公像以去，學士大夫亦有焚香事公，每事必卜，如羅浮叶綱齊者。而不佞龍居門下，既弗克護公歸，又弗克嚴事公，謂之何哉！公始至留都，遺誡曰：“吾嘗憐賢親不砥柱中流落入俗套。”三復斯言，凜若嚴師教誡在上矣。是用校洎短述，深自針砭耳。乃若所以不朽公于幽，而勸天下于明者，則以俟夫立言君子。（海剛峯先生文集卷下）

明李贽《续藏书》卷二十三

【太子少保海忠介公传】公名瑞，字汝贤，广东琼山人。以乡举为南平学教谕，初至謁上官，止长揖。曰：“吾师席也，可屈膝乎！”因著论云：“孟子言为贫而仕者，非也。抱关击柝，委吏乘田，无在非道，而尤莫如教职。盖人材所由造，世运所由理，其职亦何尊且难，乃称为贫哉！自世沿此说不察，故居此官者，多妮妮不举其职，士习蠹而吏治媮，所从来矣。”持论若此。寻进淳安令。淳，岩邑也。地瘠而民啬，所产茶竹杉柏外，无他物。且重岩复嶂，民易逃匿，山下田亩，悉归右姓，穷民卒岁不粒食。又当新安下流，諸官舫日五六至，夫役迎送，费不可交，公慨然思拯之。初入署，例有燕，公第以祀神牲，草草治具。乃召丞尉，若学官弟子，若耆老，以次列，各陈所为奉法字下意甚悉。竟日散去，淳安人固沾沾知令志有在矣。无何，度田定税，不使穷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课老仆树禾麦，艺蔬菜，旦夕取自贍，自江水外，无关淳安者。胡公宗宪总制浙直，权甚重，家僮过淳安，公无加饌，制府竟无让，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为母寿，市肉二斤矣。”盖异之也。丰城鄢懋卿由中台出理盐政，势张甚。所至，县令如上供，以得无叱辱为幸。維杨三台使釀燕之费。至千余金，鄢将往徽齐云，牒所过郡县供办，令甚峻。及淳安，公乃为书上鄢。甚言邑小不足奉迎，至且见罪，愿取他道往。且言汰侈不可为，与小民不当虐者甚具。鄢得书色变，久之，遂罢齐云行。曰：“令言是也。”藩臬郡守聞之股栗，曰：“令何慙！几累我辈矣。”公时已